

王文成公傳習錄

王文成公傳習錄

傳習錄序

門人徐愛撰

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，先生聞之，謂之曰：「聖賢教人，如醫用藥，皆因病立方，酌其虛實溫涼，陰陽內外，而時時加減之，要在去病，初無定說；若拘執一方，鮮不殺人矣。今某與諸君，不過各就偏蔽，箴切砥礪，但能改化，卽吾言已爲贅疣，若遂守爲成訓，他日誤己誤人，某之罪過，可復追贖乎？」愛旣備錄先生之教，同門之友，有以是相規者，愛因謂之曰：「如子之言，卽又拘執一方，復失先生之意矣。孔子謂子貢嘗曰：『予欲無言，』他日則曰：『吾與回言終日，』又何言之不一邪？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，故孔子以無言警之，使之實體諸心，以求自得；顏子於孔子之言，默識心通，無不在己，故與之言終日，若決江河而之海也。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，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，各當其可而已。今備錄先生之語，固非先生之所欲，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，亦何事於此，惟或有時而去側，同門之友，又皆離羣索居，當是之時，儀刑旣遠，而規切無聞，如愛之鶩劣，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，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。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

不體諸身。則愛之錄此。實先生之罪人矣。使能得之言意之表。而誠諸踐履之實。則斯錄也。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。可少平哉。錄成。因復識此於首篇。以告同志門人。徐爰序。

王文成公傳習錄

傳習錄上

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，悉以舊本爲正，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。愛始聞而駭，既而疑，已而殫精竭思，參互錯綜，以質於先生，然後知先生之說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熱，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。先生明容天授，然和樂坦易，不事邊幅，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，又嘗泛濫於詞章，出入一氏之學，驟聞是說，皆目以爲立異好奇。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載，處困養靜，精一之功，固已超入聖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。愛朝夕炙門下，但見先生之道，卽之若易，而仰之愈高，見之若粗，而探之愈精，就之若近，而造之愈益無窮，十餘年來，竟未能窺其藩籬。世之君子，或與先生僅交一面，或猶未聞其聲歎，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，而遽欲於立談之間，傳聞之說，臆斷懸度，如之何其可得也。從遊之士，聞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遺二，見其牝牡驪黃，而棄其所謂千里者。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與考而正之，庶無負先生之教云。

。門人徐愛書。

愛問：「在親民，朱子謂當作新民，後章作新民之文，似亦有據。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，亦有所據否？」先生曰：「作新民之新，是自新之民，與齊新民之新不同，此豈足爲據？作字却與親字相對，然非親字義，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，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如保赤子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，親之卽仁之也。百姓不親，舜使契爲司徒，敬敷五教，所以親之也。堯典克明峻德，便是明明德，以親九族，至平章協和，便是親民，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，便是明明德，安百姓，便是親民。說親民，便是兼教養意，說新民，便覺偏了。」

愛問：「知止而後有定。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，似與先生之說相戾。」先生曰：「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義外也，至善是心之本體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，然亦未嘗離却事物，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，得之。」

愛問：「至善只求諸心，恐於天下事理，有不能盡。」先生曰：「心卽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」愛曰：「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」

農之仁，其間有許多道理，恐亦不可不察。先生嘆曰：「此講之義久矣，豈一語所能悟。今姑就所問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，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，交友治民，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，都只在此心。心卽理也，此心無私欲之蔽，卽是天理，不須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純乎天理之心，發之事父，便是孝；發之事君，便是忠；發之交友治民，便是信與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」愛曰：「聞先生如此說，愛已覺有省悟處，但舊說懸於胸中，尚有未脫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間溫清定省之類，有許多節目，不亦須講求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如何不講求，只是有箇頭腦，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。就如講求冬溫，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；講求夏清，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。只是講求得此心，此心若無人欲，純是天理，是箇誠於孝親的心，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；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，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。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，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，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。譬之樹木，這誠孝的心便是根，許多條件便是枝葉，須先有根，然後有枝葉，不是先尋了枝葉，然後去種根。禮記言：『孝子之有深愛者，必有和氣；有和氣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

有婉容。」須是有箇深愛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」

鄭朝朔問：「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。」先生曰：「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，更於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試說幾件看。」朝朔曰：「且如事親，如何而爲溫清之節，如何而爲奉養之宜，須求箇是當，方是至善。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。」先生曰：「若只是溫清之節，奉養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，用得甚學問思辯？惟於溫清時，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，奉養時，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，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，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。所以雖在聖人，猶加精一之訓，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，便謂至善，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，亦可謂之至善矣。」愛於是日又有省。

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，未能決，以問於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試舉看。」愛曰：「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，兄當弟者，却不能孝，不能弟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。」先生曰：「此已被私欲隔斷，不是知行的本體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聖賢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復那本體，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。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，說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；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；只見那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了後，又立箇心去好；聞惡臭

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那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；不是聞了後，別立箇心去惡。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，鼻中不曾聞得，便亦不甚惡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稱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，便可稱為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，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，知饑，必已自饑了，知行如何分得開？此便是知行的本體，不曾有私意隔斷的。聖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謂之知，不然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，是甚麼意？某要說做一箇，是甚麼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說一箇兩箇，亦有甚用？」愛曰：「古人說知行做兩箇，亦是要人見箇分曉，一行做知的功夫，一行做行的功夫，即功夫始有下落。」先生曰：「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。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會得時，只說一箇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說一箇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，又說一箇行者，只爲世間有一種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也只是箇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箇知，方纔行得是；又有一種人，茫茫蕩蕩，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，所以必說一箇行，方纔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，補偏救弊的說話。若見得這箇意

時，卽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，以爲必先知了，然後能行；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來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說箇知行合一，正是對病的藥，又不是某鑿空杜撰，知行本體，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時，卽說兩箇亦不妨，亦只是一箇；若不會宗旨，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？只是閒說話。」

愛問：「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，已覺功夫有用力處，但與朱子格物之訓，思之終不能合。」先生曰：「格物是止至善之功，既知至善，卽先格物矣。」愛曰：「昨以先生之教，推之格物之說，似亦見得大略，但朱子之訓，其於書之精一，論語之博約，孟子之盡心知性，皆有所證據，以是未能釋然。」先生曰：「子夏篤信聖人，曾子反求諸己，篤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於心，安可狃於舊聞，不求是當？就如朱子，亦尊信程子，至其不得於心處，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？本自與吾說脗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格物之訓，未免牽合附會，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約之功。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，此可一言而喻。盡心知性知天，是生知安行事；存心養性事天，是學知利行事，天爵不貳，修身以俟，是困知勉行事。朱子錯訓格物，只爲側看了此意，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，要初

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，如何做得？」愛問：「盡心知性，何以爲生知安行？」先生曰：「性是心之體，天是性之原。盡心即是盡性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存心者，心有未盡也。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，是自己分上事，已與天爲一，事天如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，須是恭敬奉承，然後能無失，尙與天爲二，此便是聖賢之別。至於天壽不貳其心，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，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，便把爲善的心感動了，只去修身以俟命，見得窮通壽夭，有箇命在，我亦不必以此動心。事天，雖與天爲二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；俟命，便是未曾見面，在此等候相似，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，有箇困勉的意在，今却倒做了。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。」愛曰：「昨聞先生之教，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，今聞此說，益無可疑。愛昨曉思，格物的物字，卽是事字，皆從心上說。」先生曰：「然，身之主宰，便是心，心之所發，便是意。意之本體，便是知，意之所在，便是物。如意在於事親，卽事親便是一物，意在於事君，卽事君便是一物，意在於仁民愛物，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；意在於視聽言動，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，無心外之物。中庸言不誠無物，大學明明德之功，只是箇誠意，誠意之功，只是箇格物。」

先生又曰：「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，是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體之正。但意念所在，即要去其不正，以全其正，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，即是窮理。天理即是明德，窮理即是明明德。」

又曰：「知是心之本體，心自然會知，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，見孺子入井，自然知惻隱，此便是良知，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發，更無私意障礙，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矣。然在常人，不能無私意障礙，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，勝私復理。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，得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，知致則意誠。」

愛問：「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，深思之，未能得略，請開示。」先生曰：「禮字即是理字。理之發見可見者，謂之文；文之隱微不可見者，謂之理；只是一物。約禮，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。要此心純是天理，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。如發見於事親時，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事君時，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，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，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；至於作止語默，無處不然；隨他發見處，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，這便是博學之於文，便是約禮的功夫。博文即是惟精，約禮即是

惟一。」

愛問：「道心常爲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，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，此語似有弊。」先生曰：然「心一也，未雜於人，謂之道心；雜以人僞，謂之人心。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，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；初非有二心也。程子謂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，語若分析，而意實得之。今日道心爲主，而人心聽命，是二心也。天理人欲不並立，安有天理爲主，人欲又從而聽命者？」

愛問文中子韓退之，先生曰：「退之，文人之雄耳，文中子，賢儒也。後人徒以文詞之故，推尊退之，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！」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，先生曰：「擬經恐未可盡非。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，與擬經如何？」愛曰：「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無，然期以明道；擬經，純若爲名。」先生曰：「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効法？」曰：「孔子刪述六經，以明道也。」先生曰：「然則擬經，獨非効法孔子乎？」愛曰：「著述，即於道有所發明；擬經，似徒擬其迹，恐於道無補。」先生曰：「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還淳，而見諸行事之實乎？抑將美其言辭，而徒以譎譎於世也？天下之大亂，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。使道明於天下，則六經不必述，刪述六經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畫卦，至於文王周公，其間言易，

如連山歸藏之屬，紛紛籍籍，不知其幾，易道大亂，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，知其說之將無紀極，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，以爲惟此爲得其宗，於是紛紛之說盡廢，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書詩禮樂春秋皆然，書自典謨以後，詩自二南以降，如九丘八索，一切淫哇逸蕩之詞，蓋不知其幾千百篇，禮之名物度數，至是亦不可勝窮，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，然後其說始廢。如書詩禮樂中，孔子何嘗加一語。今之禮記諸說，皆後儒附會而成，已非孔子之舊，至於春秋，雖稱孔子作之，其實皆魯史舊文，所謂筆者，筆其舊，所謂削者，削其繁，是有減無增。孔子述六經，懼繁文之亂天下，惟簡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務去其文，以求其實，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後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亂，始皇焚書得罪，是出於私意，又不合焚六經，若常時志在明道，其諸反經叛理之說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刪述之意。自秦漢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盡去之，斷不能去，只宜取法孔子，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則其諸怪作之說，亦宜漸漸自廢。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？某切深有取於其事，以爲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實衰，人出己見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譽，徒以亂天下之聰明，塗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，以求知於世，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，反朴還淳之行，是皆

著述者有以啓之。」愛曰：「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春秋一經，若無左傳，恐亦難曉。」先生曰：「春秋必待傳而後明，是歇後謎語矣。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？左傳多是魯史舊文，若春秋須此而後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」愛曰：「伊川亦云：『傳是案，經是斷，』如書弑某君，伐某國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難斷。」先生曰：「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，未得聖人作經之意。如書弑君，卽弑君便是罪，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？征伐當自天子出，書伐國，卽伐國便是罪，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？聖人述六經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，去人欲，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，則嘗言之，或因人請問，各隨分量而說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專求之言語，故曰予欲無言。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詳以示人？是長亂導奸也。故孟子云：『仲尼之門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』此便是孔門家法。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事問，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，純是一片功利的心，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？」因嘆曰：「此非達天德者，未易與言此也。」又曰：「孔子云：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』」孟子云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，吾於武成，取二三策而已。」孔子刪書，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，不過數篇，豈更無一事，而所述止此，聖人之意可知矣。聖人只是要刪去繁

文，後儒却只要添上。」愛曰：「聖人作經，只是要去人欲，存天理，如五伯以下事，聖人不欲許以示人，則誠然矣；至如堯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見？」先生曰：「羲黃之世，其事闕疎，傳之者鮮矣；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，略無文采的氣象，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後世可及。」愛曰：「如三墳之類，亦有傳者，孔子何以刪之？」先生曰：「縱有傳者，亦於世變漸非所宜，風氣益開，文采日勝，至於周末，雖欲變以夏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况唐虞乎？又况羲黃之世乎？然其治不同，其弊則一。孔子於堯舜，則祖述之，於文武，則憲章之，文武之法，即是堯舜之道，但因時致治，其設施政令，已自不同，即夏商事業，施之於周，已有不合，故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况太古之治，豈復能行？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。」又曰：「專事無爲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；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老的學術；因時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業。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，只是講得箇伯術。」

又曰：「唐虞以上之治，後世不可復也，略之可也。三代以下之治，後世不可法也，削之可也。惟三代之治可行；然而世之論三代者，不明其本，而徒事其末，則

亦不可復矣。」

愛曰：「先儒論六經，以春秋爲史，史專記事，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。」先生曰：「以事言，謂之史；以道言，謂之經；事卽道，道卽事；春秋亦經，五經亦史。易是包犧氏之史，書是堯舜以下史，禮樂是三代史。其事同，其道同，安有所謂異？」

又曰：「五經亦只是處。處以明善惡，示訓戒，善可爲訓者，特存其迹，以示法；惡可爲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，以杜奸。」愛曰：「存其迹以示法，亦是存天理之本，然削其事以杜奸，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？」先生曰：「聖人作經，固無非是此意，然又不必泥着文句。」愛又問：「惡可爲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，以杜奸，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？先儒謂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，然否？」先生曰：「詩非孔門之舊本矣。孔子云：『放鄭聲，鄭聲淫。』」又曰：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鄭衛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」此是孔門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謂雅樂，皆可奏之郊廟，奏之鄉黨，皆所以資暢和平，涵泳德性，移風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長淫導奸矣！此必秦火之後，世儒附會，以足三百篇之數。蓋淫佚之詞，世俗多所喜傳，如今閭巷皆然，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，是求其說而不得，從而爲之辭。

愛因舊說汨沒，始聞先生之教，實是駭愕不定，無入頭處，其後聞之既久，漸知反身實踐，然後始信先生之學，爲孔門嫡傳，舍是皆傍蹊小徑，斷港絕河矣。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，明善是誠身的工夫，窮理是盡性的工夫，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，博文是約禮的工夫，惟精是惟一的工夫，諸如此類，始皆落落難合，其後思之既久，不覺手舞足蹈。

右曰仁所錄

陸澄問：「主一之功，如讀書，則一心在讀書上，接客，則一心在接客上，可以爲主一乎？」先生曰：「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，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，可以爲主一乎？」

問立志，先生曰：「只念念要存天理，即是立志。能不忘乎此，久則自然心中凝聚，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。此天理之念常存，馴至於美大聖神，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。」

日間工夫，覺紛擾，則靜坐，覺懶看書，則且看書，是亦因病而藥。處朋友，務相下，則得益，相上則損。